

前沿



前 沿 QIAN YAN

白 岚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前 沿

白 岚 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★

787×1092 1/32 8.25印张 151千字

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8,000册

书号 10113·119 定价 0.53 元

第一章

一九五一年深秋的一个夜晚，朝鲜西线战场上，遭受了一场狂风暴雨的袭击。疾风卷动墨黑的云团，冲山掠木，向西北乱飞。雨啸风嘶，雷鸣电闪，地面上白茫茫，雾沉沉的，山川不辨，景物难分。洪水从各式各样的深沟峡谷里翻滚而出，裹着沙石泥土，呼隆隆地滚进了附近的江河。一向是清澈温驯的临津江，顷刻之间，变得浑浊而狂暴。掀波逐浪的黄色激流上，打起斗大的漩涡。一堆堆肮脏的泡沫，刚在飞速旋转的回水里形成，立刻被无数条银条似的雨柱击得粉碎。水面上飘浮的残枝断木，在大风雨中摇摇荡荡，打着滚儿，放箭似地往下奔流。

行人渡口上数丈长的拦江大浮桥，被暴怒的江水，冲击得象只摇篮。拇指粗细的缆船铁索，被强劲的浪头猛抛起来，又重重地摔下去，发出刺耳的铿锵声。桥中央，一个特制的防空遮雨的罩帘下，有只长颈矿石灯，歪歪斜斜地栽倒下去，

在水里穿打了好一阵，最后才喷出一股蓝火，被大浪卷入了江底。

护卫桥梁的工兵们，猛吞几口烈性烧酒，打起赤膊跳入惊涛骇浪中，开始了抢救。三五只轻便的橡皮船，迎着刺人肌肤的风雨，划向最危险的桥段。一些熟悉水性的运输员和步兵分队的战士们，也甩掉雨衣，投入了紧张的战斗。

危险的浮桥已经禁止通行。堤岸上，等待过江的军人，越集越多。临近渡口处，一切可以遮蔽风雨的地方，全成了称心如意的露营场所了。

江堤左侧，一辆残破的美国坦克后面，密密麻麻地挤了一群人，有的在高声呼叫，为抢救浮桥的战士们助威壮气；有的在不厌其烦地，用毫不走样的话，一遍又一遍地咒骂风雨；有的不顾什么泥泥水水，稳坐如山，抱拢膝盖打短盹儿；有的不管什么风风雨雨，埋头苦干，吃力地吸吮溅湿了的烟头；……在弯曲得象只烟斗样的坦克炮筒下边，站着一个年轻的姑娘，一件微微发白的旧雨衣，紧裹着她那健康而匀称的身体。防雨帽下，露出一张轮廓鲜明的圆脸，端端正正的。抿紧的双唇，微含笑意，显出一种纯真无虑的神采，而指向两鬓的轻淡眉梢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，又给人一种乐观刚毅的印象。她正担心地注视雨夜中飘摇不定的风灯。

“杨华，杨——华——同志。”

一个身材矮小的战士，边喊边向这边跑，那过分宽大的雨衣下摆，象蝴蝶翅膀一样，在身后噗啦啦地扇动。

“哎！在这儿哪，我们都在这儿哪！”姑娘拖着清脆的悦耳的长音，响应来人的召唤。

杨华是文工团火线演出队队员。今天下午，她们从四十里外赶往渡口，准备当夜去前沿阵地演出。暴涨的江水，拦断了她们的行程。

“杨同志，我和你们赵队长商量好了，他让你们赶快到洞子里去休息一下，等桥修好了再走。”穿大雨衣的战士，为了压倒嘈杂的雨声，嗓门儿提得特别高。

“老班长，那你们呢？”

部队里三十开外的人，都喜欢别人在自己的职务前边加个“老”字，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亲切而敬重的称呼。穿大雨衣的战士，听见杨华叫他老班长，不禁喜笑颜开：

“这么大的雨，守桥的人还好伸腿困大觉啊？快走吧，大冷的天，感冒发烧的，弄倒几个，搭不成班子，唱不成戏，麻烦了！你看，还有这么多的妇……”“妇道人家”还没出嘴，连忙改口说：“妇女同志，更受不得寒气了。”老班长边走边走近炮塔，刚刚提起杨华的背包，头顶上突然掉下一件水淋淋的东西，不偏不斜，正捂在脸上。他抓在手里一看，原来是一张大得可观的南瓜叶子。

杨华还没来得及看清掉下来的到底是什么，老班长已经

敏捷地爬上了弹痕斑斑的炮塔。

“谁在里边？快出来！”老班长用力敲打钢板，厉声问道。

“叔叔，是我。”炮塔里传出一个尖细的童音。

“呵哈！是你呀，我说志愿军没有那样的防雨装备嘛。你这个鬼头，快出来吧，不然，我又拔大萝卜了！”老班长说话之间，扭亮了手电，一个排球似的小圆脑袋，从炮塔顶盖上冒了出来。直到老班长从坦克上把他拉下来，杨华才看清，原是一个九岁上下的朝鲜小孩。

老班长把小孩裹在自己的雨衣里，疼爱地拍打他的脑袋说：

“杨同志，咱们快走吧，孩子冻坏了。”

渡口警卫班的防空洞，是一个狭长的天然岩洞，里外两间，一大一小。洞子里暖烘烘的，有一股清淡的松香味儿和狗皮褥子发出的微腥。演出队的赵队长，正忙着往火堆里填柴。半干的松枝，燃得噼喇作响，尾巴上吱吱地直冒水泡儿。一只铁皮蛋粉盒，吊在火上代替了水壶。

胖姑娘小娟刚进洞口，就高兴地大叫：“哎呀，老班长还给我们生了一堆火呀！哈！太好了。”余音未尽，早已扔下雨布、挂包、胡琴，神速地坐在火边了。

“太好了，可别把小辫子烧了，那就成个秃丫头罗！”赵队长打趣地说。

“老班长，快来烤烤衣服吧，每回来都给你添麻烦。”小娟离开头等座位，热情地和随后跟进的老班长打招呼。

“那有什么麻烦，南来北往的，我们这里啥时候也没断过客呀。”老班长边说边掀开雨衣。这时，全洞人的目光，立刻投向他身旁的那个朝鲜小孩儿。

这个孩子生得虎头虎脑，圆轳轳的小脸儿，胖乎乎的。圆圆的小嘴巴，金鱼似的，纯真可爱。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，镶了一圈乌黑闪亮的长睫毛，眨动之间，透出一股聪明伶俐劲。他穿了一身军用卡其布缝制的儿童服装，湿漉漉的，拖得很低的裤脚，在无声无息地往下滴水。开了线的小口袋里，露出半截木制的小手枪。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脚尖，一双肥胖的小脚丫，在橡皮船似的小鞋子里，“咯唧”、“咯唧”地蠕动。冷得发青的小嘴巴，撅起老高，看样子好象在和谁呕气。

老班长推着小家伙的肩膀，把他交给走近了的杨华，匆匆地向里屋走去。

杨华把烤暖的双手紧贴在孩子冰冷的腮帮上，温和地说：

“来，小家伙，坐到火边上去。”

孩子扭一扭身子，摆脱了杨华的手，以意外敏捷的动作闪向了墙角，他那双机灵的大眼睛，警惕地扫视四周，象一只被捕的小鹿，随时准备逃跑。

“怎么啦？小鬼，快脱下湿衣服，烤烤火，钻到被子里

睡觉，懂吗？”赵队长也上前帮忙。

小家伙拉弓似的擦一下鼻子，两只手腕压在肚子上，提了提裤子，没吭气儿。

“也许他不懂中国话吧？”小马在旁边提醒一句。

“丫，普儿普儿①，烤火，完了擦不西达②，睡觉，你的明白？”杨华用许多怪可笑的姿势表演这些话。

小家伙的嘴鼓得圆圆的，晃晃肩膀，缩缩脖子，脚不离地地移近了火堆。

“小家伙冻坏了。”赵队长把他抱起来，放在一个扁平的弹药箱上，然后就披上雨衣，悄悄地走了出去。

蹲在小家伙对面的小马，拐着鸭子步，凑过来问道：

“丫、阿妈妮③一索④？”

小家伙长长的睫毛突然颤抖了一下，垂下头，使劲拧了几下衣角。

“阿爸基⑤一索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小马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唉，是个小哑巴。”

①朝鲜话，火。

②朝鲜话，睡觉。

③朝鲜话，妈妈。

④朝鲜话，有。

⑤朝鲜话，爸爸。

“你才是小哑巴哩。”小家伙气愤愤地劈面顶一句。

“老班长，这孩子从哪儿来的？”杨华问。

“这孩子啊，是咱们一个连队寄养的孤儿。”老班长用两支细木棍，夹起个包子，经心经意地烘着说：“前些天，那个连队接受任务到前边去，把他交给了一个后勤仓库，心想那个单位稳当点，免得孩子东跑西颠的，不安生。谁知连队快过江了，大伙儿正在念叨他，他倒从路边草丛里钻出来了。大伙好说歹说，总算给劝回去了。过两天，这小东西又来啦！他想偷偷地跑过江去，叫我捉住，交给运输队运回后方了。今天已经是第四次罗！你说这小子也够鬼的，有一次竟让他给混过去了，还是师长派人送回来的。后来我问他，渡口守得这么严，你是怎么过的江？这小鬼头死活不说，嘿！别看钉大个人儿啊，心上可是长了七个窟窿八个窍哩！为了这事，我们连长干干净净刮了我一顿大胡子。嘿，好了，快趁热呼吃吧！噓——噓——”老班长把烤得黄焦焦的两个包子，扑哧一下，扔到小孩的枕头边上。

小家伙用手摸搓几下，没动嘴。

“怎么不吃啊？听你肚里咕噜叫，肠肚早打架啦！”

“不，我不吃，我留给小明叔叔带去，小明叔叔最喜欢吃包子了。”小家伙下颏压在稻草枕头上，天真地说。

人们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色。老班长用手掌擦了擦下巴——每当他被什么事情感动了的时候，总是这样做的。

“看你这个死心眼儿，你小明叔叔在前线，你过不去江，他怎么吃得着？你吃了吧！等他回来，我保险给他蒸一大锅，好不好？”

小家伙眨眨巴眼睛，挑个大的，小心地放在一边，然后拿起那个小的，狠狠地咬了一大口。

“喏，我还得去外面照应照应，这个小鬼头，就交给你们吧。睡觉的时候留神点，别让他给溜掉了。”老班长倒了一杯开水，放在小家伙的床头上，转身走了。

雨渐渐小起来，洞口处传来淅沥沥的滴水声。演出队的人们挤在圆木支架的低矮床铺上休息了。杨华和胖姑娘小娟还没睡，小娟用鞋拨着余火，在给小鬼烤裤子。杨华坐在炕沿上，细心地缝补着刚刚烘干的小衣服，当她寻找几次，确定没有可补的地方时，才把它平平正正地叠起，放在小鬼的枕边上。

“尤道木①，你知道前线在哪不？”

杨华刚想加几根干柴，吹吹火，小家伙突然悄声悄气地问起话来。

“前线？前线在江那边嘛，怎么，你还不死心哪？”杨华伏下身去，轻轻笑了笑，反问一句。

“不，我是问过了江怎么走？”

①朝鲜话，女同志。

“小鬼，那边可去不得呀！”

“怎么去不得？”

“志愿军叔叔跟美国鬼子又该打仗了，一打仗，鬼子成天打炮，懂吗？轰隆隆，轰隆隆打在身上就死了。”杨华存心吓唬他。

“我不怕，我就是不怕美国鬼子的炮弹，小明叔叔说过，美国鬼子是帝国主义，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，谁也不怕它。”

“嘿，小娟，你听见没有？这小家伙还懂得帝国主义呢。”

“谁还不懂啊！帝国主义是个大坏蛋，尽杀老百姓，还烧房子，抢东西……阿爸基……阿妈妮……”小家伙的眼睛里，闪射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仇恨的光芒。他的话越来越缓慢，越来越沉重，终于变成了含糊不清的呜咽。

杨华的心，象被一把大钳子夹住似的，在剧烈地收缩。世界上，还有什么事情，能够比孩子们用自己纯真的话语，讲述敌人的罪恶，更使人激动呢！她对着这个在战争中受尽折磨的孩子，注视了很久，这孩子的心，和他年轻的祖国一样，经受过多少残酷的磨难啊！……

“我要看马叔叔去，跟他要一支真的小手枪，把美国鬼子一个一个全打死！”小家伙睁大滚圆的眼睛，望着棚顶，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好孩子，别乱想了，睡吧，啊！”杨华给小家伙把被

窝掖紧，然后凝望着黑洞洞的窗口，轻声唱起了一支儿歌，这支儿歌，她死去的母亲，曾为她唱过千百次。在轻柔的歌声中，小家伙发出了甜美的呼呼声。

拂晓，一线微弱的亮光，透过防空洞的窗口斜射进来，正照在杨华的脸上，她迷迷糊糊地翻个身，隐隐约约听见一阵哗啦啦的水声。

“该死的天气，还在下。”杨华没好气儿地叨咕一句，扶正枕着的挂包，又想睡。这时，墙角里突然有人咳嗽一声，音量不大，但却赶走了朦胧的睡意。杨华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是老班长正在一个子弹箱做成的脸盆里洗脸。天已经放晴了，从窗口望出去，一块透明的蓝天，象一张丝手帕，蓝天上停留一些细碎而洁白的云块，象是绣在纱巾上的花朵。

杨华精神爽快地坐起来，伸手向旁边一摸，猛然一下怔住了：小鬼的被子里空荡荡的，没有一点暖气，她慢慢地掀起被角，里边除了一卷狗皮褥子，什么也没有。

“老班长，你看，那个小鬼到哪去了？”杨华一手支在床沿上，面向墙角急促地问道。

“我早就看过了，怕打扰你们睡觉，没叫你……”老班长慢慢地走过来，轻声细语地说。

“我去找一找。”杨华迅速地穿好上衣，用脚踏着鞋子说。

“别找了，找也没用，他一定跑到下游的车辆渡口去了。

不要紧，我们这两个渡口的人，没有不认识他的，在哪儿都会有人照顾他。”

“真糟糕！我睡得太死了。”杨华恼丧地责备自己。

“没关系，哪个渡口他也过不去。唉，真是有个情有义的乖孩子啊。”老班长语气深沉地赞叹一句，慢腾腾地走了出去。

杨华望着晃动的门帘，也无可奈何地长吁一口气。

“小娟，快起床吧，人都跑了。”杨华抖弄着小娟毛刷似的小辫子唤道。

“谁跑了？”小娟一骨碌爬起来，含含糊糊地问。

“小鬼，小鬼不见了。”

“唉呀，这小家伙真的跑了……嘿！怪不得他跑呢，你看，天晴了，同志们！天晴了！”这小胖丫头遇事总好大惊小怪，蚊子叮一口，她也会象发生火警似的大声嚷嚷。

小娟这么一喊，大伙全醒了，洞子里顿时活跃起来：有的人在兴致勃勃地推测小鬼的去向；有的人忙着整理行装；有的人在高兴地互相打闹；有的人试嗓子练声唱起了“辽阔的蓝天，雄鹰在飞翔……”这群小伙子姑娘们，啥时候也不知道发愁，走到哪儿，就唱到哪儿，笑到哪儿。

演出队的人们收拾停当，同渡口警卫班的战士们告别后，开始向前沿进发。当他们沿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走上江堤时，全被眼前的奇妙景色吸引住了！

江水黄灿灿的，象一条宽大的金色缎带，闪动变幻莫测的光辉，在脚下汹涌奔流。江两岸被雨水洗过的翠绿的马尾松，毛蓬蓬的，发出阵阵苦味的清香。娇小的枫树，在微风中，沙拉拉地抖动它那红殷殷的小叶子，给这临江的景色，增添了无穷的妩媚。远处，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岭间，朝雾，云彩，在晨光中荡漾，飘浮，仿佛是一条雪白的纱巾，披在一个巨人的肩头上。远山顶上，鱼鳞般的云层缝隙里，射出几条彩色缤纷的光带。当火红的朝阳，把耀眼的金光倾泻下来时，北朝鲜的苍山碧水，青松红叶，就更显得生气蓬勃了。

上午八点钟，演出队的人们，说说唱唱地爬上一座林木葱茏的大山，在一棵高大的栗树下突然停止下来。这里有一条工形岔路，一条直通山下，另一条伸入右方的一片散林。对面一个漫平的小山头上，斜插一条小路，绕过山脚，转入了左侧的狭长谷地。

这几条路，究竟哪条是通往二大队队部的？谁也不清楚。有人提议休息一下，等人问路，话刚出口，小娟已经在树下坐稳了。

“小娟，你怎么又坐在湿地上？”杨华从挂包里取下雨布，扔了过去。

“杨华，你今天一定很高兴吧？”小娟移近杨华身边，突如其来地问。

“什么？”杨华没听清，她在聚精会神地欣赏前边松树

上一只绿背黄胸的小鸟。

“我问你今天高兴不？”小娟重复一句。

“我哪天也没哭啊！”杨华笑着说。

“一两天内，你又可以跟哥哥见面了，还不高兴呀！”

小娟天真地说。

“是啊，好久没见了。战争环境嘛，各忙各的事，什么兄啊妹啊的，也讲不得那么多了。”

“可惜，我妈生了我们‘三千金’，连个弟弟也没有。看你多好，哥哥是模范党员，战斗英雄，提一提，人前人后也光彩啊！”小娟羡慕地说。

“光彩什么？自己不进步，靠沾别人光啊？再说，他也不是那么十全十美嘛。尽管人家讲好话，实际上还不是缺点毛病一大堆！他自己经常这么说的……”闲谈之间，哥哥严肃而英俊的脸庞，清晰地出现在她眼前……

杨华原名叫马剑华，哥哥剑青，母亲和兄妹两人，一家三口，住在东北一个县城里。她的童年，也和许多贫苦的少女一样，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。妈妈是个性格刚强的人，爸爸死后，全靠她一个人给人家缝缝洗洗，拉扯两个孩子。她唯一的希望，就是让孩子们长大了，能自立生活。因此累折筋骨，也叫孩子们去读书。哥哥功课很好，每学期都是第一。当通知书拿回来时，妈妈总是仔细地摸着，看着，高兴得掉下眼泪来。穷困的折磨损坏了母亲的健康，她经常病倒。

哥哥只得停学，到工厂去做童工，帮妈妈挣钱养家，但却坚持叫小妹妹上学。一九四三年冬，倔强任性的哥哥，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，渺无音讯。十二岁的剑华，不得不和多病的母亲，一同担负起生活的重担。一九四四年秋，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剑华正给重病的母亲煎药，几个日本宪兵和汉奸，突然闯进了家门，说哥哥在劳工营里参加“反叛”逃亡，硬跟妈妈要人。妈妈刚说个没有……就被特务们拖下病床毒打一顿。第二天，可怜的母亲便惨痛地与世长辞了。孤苦伶仃的剑华，不得不投靠家境贫寒的舅父。一九四八年底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身穿草绿色军装的哥哥，意外地踏进了门槛。幼小的剑华惊喜得说不出话来，一头扑到哥哥怀里，伤心地哭了一场。兄妹俩在慈母坟前凭吊了一番，就一同离开家乡。剑华随哥哥来到部队，参加了部队文工团。为了永远怀念苦难一生的母亲，在换上军装的那一天，她随妈妈的姓，改名杨华。

杨华很爱哥哥，这不仅因为他们是兄妹，有过同样悲苦的命运。更重要的，是他领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当别人用赞美的口气提起哥哥时，杨华总是满怀敬重的心情，想起他的音容笑貌。

演出队的队员正在林边停留辨路，对面小山上走下一个人。这个人看年纪二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腰身匀称，四肢健壮，宽圆的肩膀，高挺的胸脯，结实得钢桩铁柱一般。他，